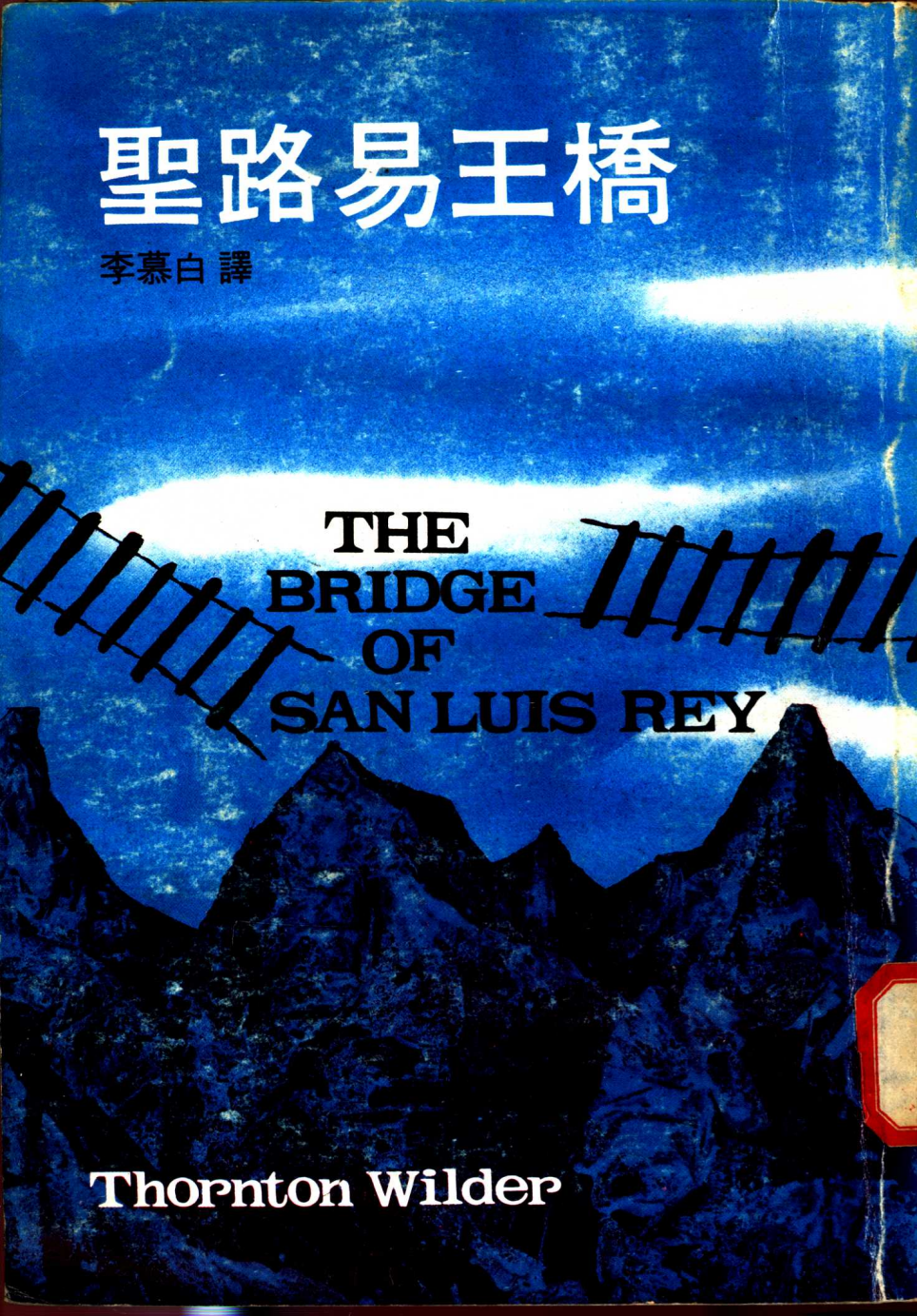


聖路易王橋

李慕白 譯



THE BRIDGE OF SAN LUIS REY

Thornton Wilder

聖路易王橋

李慕白 譯

THE BRIDGE OF SAN LUIS REY

Thornton Wilder

THE BRIDGE OF SAN LUIS REY
by Thornton Wilder. Copyright 1927
by Albert & Charles Boni, Inc. Copyright renewed 1955 by Thornton
Wilder.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tudent Review Magazine Press,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Published for ICA

聖路易王橋

著 者：威 爾 德

譯 者：李 慕 白

封面設計：吳 毓 奇

出 版 者：學生英文雜誌社

臺北市和平西路一段八十四號

登記證局版台誌一一三四號

電 話：三 五 一 八 二 六 〇

郵撥帳戶第一一〇九七八號

定 價：新台幣二十元

民 國 六 十 七 年六月初版
年公元一九七八

目 錄

第一部	也許是意外	一
第二部	蒙特梅葉侯爵夫人	七
第三部	史蒂芬	三七
第四部	皮阿叔叔	六七
第五部	也許是天意	九九
附錄一	文學上的引述與註釋	一一三
附錄二	作者簡介	一一九
附錄三	作者文體的特色	一二五

第一部 也許是意外

一七一四年七月二十日星期五的中午，全秘魯最好的橋折斷了，五個旅客突然之間墮入了深谷。這座橋位於利瑪與古茲柯兩城之間的公路上，每天有好幾百人從那裏經過。這是一座在一個多世紀以前，印加人用柳條編織而成的橋，來到這個城市的旅客總要到那兒去參觀一下。它祇不過是一座用薄板條作成的一個梯子，搖盪着跨越過峽谷，橋上有乾藤做成的扶手。馬兒與車子還有轎子必須經由數百呎橋下的激流以筏運送，但是沒有人會帶了行李下去而不從這座著名的聖路易王橋上越過，甚至利瑪總督，甚至利瑪的總主教也不例外。法國的聖路易王用他的名字和橋另一端一個泥土砌成的小聖堂來保護着它。這座橋看來將會永遠不朽；如果說它會折斷那才是想不到的事呢。當一位秘魯人一聽到這個意外時，他畫了個十字，並且自忖他最近如何曾從這橋上走過和打算不久又要再從上面走過。人們在一種恍惚失神的狀態中徘徊，喃喃自語。他們幻覺着看見自己墮入了深淵。

在主教座堂裏舉行了一次盛大的追思儀式。遇難者的屍體都大約收集在那裏，又大約彼此分

開放置着，在美麗的利瑪城中大家都仔細檢討自己的良心。女僕們把她們從女主人那兒偷來的手鐲都還了回去，放高利貸的人憤怒地向他們的妻子大聲疾呼來保衛他們的高利貸。然而，相當奇怪的是這次的事件對利瑪人的印象會是如此之深，因為在這個國家裏這些異常的災禍，師爺們危言聳聽地稱之為「天災」，是屢見不鮮的。浪潮大浪繼續不斷地捲走了城市；地震每週都要來臨，樓塔常是倒塌在好人的身上。疾病永遠在各地出沒，老年帶走了一些最令人欽佩的公民。秘魯人這次特別被聖路易王橋的斷裂而觸傷真是令人驚奇。

每一個人都深受感動，但只有一個人為這事件做了點事，那就是朱尼柏修士。由於一連串的巧合是如此特別，使人幾乎懷疑是上帝意志的出現，這位從義大利北部來到秘魯為印地安人傳道的紅髮小個子，聖芳濟修會的修道士，意外地目擊到這次慘案。

那是一個非常炎熱的中午，那個要命的中午，朱尼柏修士來到一座山的肩部，他停了下來擦拭他前額的汗水，凝視着遠處一層層滿蓋着白雪的山頂，然後望着下面的峽谷，那兒有幽暗毛茸的綠樹與許多綠色的小鳥，還有那橫過峽谷的索橋。他心裏感到歡喜；一切都順利。他曾將一些已廢棄的小聖堂重新啓用，印地安人蠕蠕地走進去望早晨的彌撒，在奇蹟發生的時刻嘴裏唸唸有詞的呻吟着，好像他們的心會破碎似的。也許是從他面前的白雪吹來的純潔空氣；也許是一種掠過他心靈的美麗回憶，使他仰望着那有益的山峯。總之他感到一種平靜。然後他的目光轉移到

那座橋上，就在這時，一陣尖銳的聲音充滿了空間，就像一種樂器的弦在一個空房間裏突然折斷的聲音一般，他看見那座橋裂開了，將五個手脚揮動像螞蟻般的東西拋擲到下面的山谷中。

任何人都會暗喜着自付說：「十分鐘以內我自己……。」但是，朱尼柏修士却有另一種想法：「爲什麼這件事要發生在這五個人身上？」假如在天地萬物之中真有任何命中註定的話，假如在人生中有任何型態的話，那麼無疑地，就能在如此突然被剝奪了的五條生命中發現，神秘地隱藏着這種跡象。或許我們是偶然而生，偶然而死，或者是有計劃地生，有計劃地死。就在這一剎那間，那從空中墮下的瞬息間，朱尼柏修士便決定要探究這五個人的生命秘密，並找出他們被帶走的理由，以令人感到驚奇。

※

※

※

對朱尼柏修士而言，這真是神學在精確科學中占優勢的大好時機，這是他早已希望做的事。直到現在他所缺乏的就是一個實驗場地。啊，他從來未缺乏過各種標本；他的信友很多都遭遇到不幸——蜘蛛刺傷了他們；他們的肺臟受感染了；他們的房子被燒燬了，他們的孩子們也出了事故，這些都是人們不願多想的事。但這些人類的災禍却從來不十分適合於科學的試驗。它們缺乏我們優秀的飽學之士後來稱爲的「正確的控制」。譬如說，這種意外與人類的錯誤有關，或這種意外含有或然率的成分。但聖路易王橋的倒塌則是純粹的天意。它提供了一個完美的實驗場合。

在這裏，一個人終於能在一種純淨的狀態中對祂的意旨感受到驚奇。

你和我都能看出來，這種計劃若非出自朱尼柏修士，而來自他人的話，便會成爲懷疑論的精華。酷似那些想要在天堂之路上行走而建立巴比倫塔以登天堂的膽大妄爲者的努力。但對於我們這位聖芳濟的修士而言，在這個試驗中，是沒有懷疑成分存在的。他知道答案。他只想用歷史與數學的眼光去向他的信徒證明——可憐而固執的信徒啊，對於他們的痛苦是爲了他們本身的好處才被嵌入他們的生命中一事，相信得太慢了。人們總是需要完美的證明；懷疑之芽在人的心胸中不斷地茁起，甚至在有宗教裁判所的那些國家中也是如此，在那裏他們能在你的眼神中看透你的思想。

這並不是朱尼柏修士第一次試圖去求助於這樣的方法。他常常在必須做的漫長旅行中（他將道袍捲向膝頭以便趕路，疾走於教區之間）他會夢想着作那些實驗，以便證明上帝對待人類的方式是適當的。例如，有關求雨的祈禱及其結果的完整記載。他常常會站在他的小教堂之一的臺階上，他的教徒們在熱烘烘的街上跪在他的面前。常常他會伸展出他的雙臂朝向天空，高聲朗誦壯麗的經文。不是經常，但有好幾次，他覺得感應潛入他內心，並看見在地平線上形成的小雲朵。可是有許多次，一週一週的逝去……但爲什麼要想這些呢？那就不是他自己了，他是要試圖使人相信下雨與甘旱是被明智地分配着的。

因此在那意外發生的瞬間，他的心裏便做了一個決定，激勵他忙了六年，他敲了利瑪各家的門戶，問了數千個問題，在筆記本上畫滿了記號，在他的努力之下終於建立了一個事實，即五個失去生命的人中，每一生命就是一個完美的整體。人人都知道他正為這次意外的某種紀念而工作，人人都非常幫忙，但也易導致錯誤，少數的人甚至知道他活動的主要目的而且有在高位的人作他的庇護。

所有這種勤勉的結果便寫成了一部巨大的書，就像我們將要在稍後看到的，在一個春天的早晨這本書公開地被焚燒於大廣場之上。但還有一部秘密的副本，在過了許多年以後，不經意地在聖馬可大學的圖書館裏被人發現，它被放在兩個大木封面之間，置於一個樹架內積滿灰塵。書裏面談到這次意外的一個個的犧牲者，編錄了數千個小的事實、軼事和證言，並以一般莊嚴的文字描寫上帝為何要決定那個人和那一天作為祂睿智的示教而總結。然而朱尼柏修士雖然付出了他所有的勤勉，也永遠不會知道瑪利亞夫人的生命；或皮阿叔叔的，甚至史蒂芬的。而我呢，一個聲言知道更多的人，甚至我也在泉源之中失去了真正的泉源，這是不是可能呢？

有人說我們將永不會知道，在諸神的面前，我們的生命是否如同兒童們在夏天撲殺的蒼蠅一般，相反地也有人說，除非上帝允許，麻雀不會失去它一根羽毛。

第二部 蒙特梅葉侯爵夫人

關於瑪利亞蒙特梅葉侯爵夫人的事，任何西班牙的小學生今日所要知道，都比朱尼柏修士花費好些年的研究時光所發現的爲多。在她逝世後的一個世紀內，她的書信已成爲西班牙文學的不朽文獻，她的生活情況是人們長時研究的目標。但是，爲她寫傳記的人，在某一方面有了很大的錯誤，一如這位聖芳濟修會的修士在另一方面犯了錯誤一般；他們曾試圖給予她許多美德，把她書信中所充滿的美追述到她的生活和人格上去，但是所有對這位了不起的女人的真正認識，必須從貶抑她，和除了一種美以外，剷除她一切的美開始。

她是一位布商的女兒，她的父親從廣場一帶的利瑪人那兒賺到了金錢但也獲得了憎恨。她的童年並不快樂：她長得醜；說話口吃；她的母親總是用諷刺的口吻去煩擾她，企圖提醒她對社交方面的注意並迫使她佩戴着真正的珠寶招搖過市。她生活孤單，思想孤單。許多人向她求婚，但只要她能够，她都盡力反對她那個時代的習俗，並且決定獨身。她與她母親之間常有過度狂烈的情況，如反唇相譏，尖聲叫喊與砰然地關門。最後到了二十六歲時，她被迫與一位傲慢自大而

落魄的貴族結婚，在利瑪的主教座堂裏，她的客人們竊竊私語地嘲笑她。她仍然是孤單地生活與孤獨地思想着，當她生了一位纖美的女兒時，她對她一味地盲目寵愛。但小克萊拉却很像她的父親；她冷漠而聰明。八歲時她便能冷靜地改正她母親說的話語，不久就對她表示驚愕與厭惡。這位驚駭的母親變得溫柔謙和與卑躬順從，但她却無法避免以一種神經質的關注與令人疲勞的愛去煩擾克萊拉。於是又是一連串的反唇相譏，尖聲叫喊與砰然關門。從許多對她求婚的對象中，她故意選擇了一位要求她遷往西班牙的人。於是她去了西班牙，這個地方要得到一封回信須六個月的時間。像這樣長遠航行的一種離別在秘魯要在教堂舉行一次正式的儀式。他們為遠行的船祝福，當那船與海濱遠離時，雙方都跪下來，唱着讚美詩，在露天之下那歌聲總會顯得軟弱與怯懦。克萊拉小姐這次航行帶有最令人讚賞的鎮靜，留下她的母親凝視着那漸漸走遠了的鮮麗的船，一會兒她用手按住她的心，一會兒又按住她的嘴。她的視線變得模糊迷亂，只見那寧靜的太平洋和那珍珠般的雲朵，靜止而長久地懸在天邊。

獨自留在利瑪，侯爵夫人的生活變得更為內向。她越來越不注意她的衣着，像所有孤寂的人一樣，她總是大聲自言自語。所有她的生命都隱藏在她焦思如焚的內心之中。在這個內心的舞臺上她喋喋不休地跟她的女兒談話，幻想着不可能的修好，和時而懊悔時而寬恕等情景。在街上你會看見一位年老的女人，她的紅色假髮下垂蓋住了她的一隻耳朵，她的左頰癩瘋病般的腫脹，她

的右頰擦了一點胭脂。她的下頷總是濕濕的，她的嘴唇從不靜止。利瑪本是一個古怪人的城市，但當她在街上走過或曳足登上教堂的臺階時，甚至在這樣一個城市裏，她也是一個笑柄。人們認為她在不斷地酗酒之中生活。各種壞話都加在她的身上，到處流傳着禁閉她的要求。她本人在宗教裁判所告發過三次。假如她的女婿在西班牙沒有點勢力的話，假如她在總督府方面沒有一些同情她的古怪與她的博覽羣書的少數朋友的話，她也許已被人燒死，這並不是不可能的事。

她們母女之間悲慘的關係，後來因在金錢上的誤會而加深了痛苦。克萊拉伯爵夫人從她的母親那兒收到了相當大的津貼和經常的禮物。克萊拉小姐在西班牙宮廷中很快地便成了一位傑出而有才智的女人。所有秘魯的財富也不能滿足她自己幻想的虛華生活方式。更奇怪的是從她天性中最佳的特性之一而來的揮霍無度：她把在首都裏她的朋友，僕人與所有對她有趣的人都當作她的子女。事實上好像在這個世界上只有一個人是她不關愛的。在那些被她眷顧的人之中有製圖者布拉亞斯（他所繪製的「新世界地圖」曾奉獻給蒙特梅葉爾侯爵夫人，當利瑪的朝臣們讀到獻辭說她是「她的城市所欽佩的人與西方的朝陽」時，曾引起了怒吼）；另外一位是科學家阿祖利阿斯，他討論水力學的論文因被認為過份刺激而被宗教裁判禁止出版。十年來伯爵夫人對西班牙所有的文藝與科學予以極力的支持；那時沒有什麼值得紀念的作品問世並非她的過錯。

自從克萊拉小姐離開約五年後，瑪利亞夫人獲得了她的允許去歐洲探視。雙方都期望着這次

團聚並抱着一種自責的決心：一方決定容忍，另一方決定喜怒不形於色。但雙方都沒有做到。每一方都使對方苦惱不堪，在自責與強烈情感的突發之下，幾乎令人發狂。最後終於有一天瑪利亞夫人在黎明前即從床上起來，僅僅有膽量吻一吻她女兒正在裏面睡覺的房門，然後乘船返回美洲。自此以後，便以寫信來代替所有無法享受的情愛。

她的信，在這個千奇萬妙的世界中，後來變成了小學生的教科書和文法家的研究對象。假如瑪利亞夫人不是生來就有天才的話，她就會創造了她的天才，這種天才為表達她的愛，為引起她遠地孩子對她的注意，也許可說是對她的欽佩，對她是非常需要的。她迫使自己走入社會是為了解集它的嘲弄；她訓練她的眼光去觀察；她閱讀她本國的名著去發掘文學的效果；她紆曲地與那些以談話著名的人物往來。每晚在她巴洛克式的華麗公館中，她寫了又寫那令人難以置信的一頁頁的文字，從她絕望的心情中逼出了機智與優雅的奇蹟，寫成了那些精煉的總督府的記事。我們現在知道她的女兒很少對這些信過目，而是她的女婿將它們保存起來。

這位侯爵夫人如果知道了她的書信是永垂不朽的話，會完全驚奇。但是許多批評家則指控她的信是為後來的人而寫的，並指出她的一些書信具有炫耀的表現。對他們來說，瑪利亞夫人不可能只為眩惑她的女兒就像許多藝術家眩惑公眾一樣下那種苦工夫。如同她的女婿一般，他們誤解了她；這位伯爵喜愛她的書信，但他認為，當他欣賞其風格時他就摘取了它所有的豐富與旨趣，

而實際上失去了（如同許多讀者一般）整個文學上的意義，那就是心靈的註釋。風格只不過是一種微弱可鄙的容器，用來把苦汁介紹到這個世界上來而已。這位侯爵夫人如果知道了她的信是非常好的話，她也必然會驚奇，因為像她這樣的作家們經常生活在自己心園裏的高貴氣氛之中，對我們看來很不平凡的作品，對他們來說僅僅比一天的例行事務只好一點兒而已。

就是這位老婦人，整天裏坐在她的陽臺上，她的古怪的草帽在她那滿佈皺紋的臉上投射着一道紫色陰影。當她用她那戴着珠寶的手一頁一頁翻着的時候，不知她問了自己多少次，幾乎是有趣地問，是不是在她心裏不斷的痛苦是一種生來就有的器官。她極欲知道是不是會有一位精敏的醫師將她那顆受盡折磨的心切開，最後終會發現一種徵兆，抬起頭來對着環坐在手術室中的學生叫出來：「這個女人受了苦，她的痛苦在她心臟的構造上留下了一條創痕。」她常常想，有一天她將它寫在一封信中，而她的女兒會爲了她是一個內省者與崇拜悲痛者而叱責她。

她不會被人同愛的意識，像潮水沖擊絕壁一般影響着她的思念。她先失去了她的宗教信仰，因爲所有她能請求於神或衆神的便是恩賜一個世界，在那裡女兒愛她們的母親；上天的其他賜予，你能很容易得到。其後是她失去了對她身邊人誠意的信任。她暗自拒絕相信任何人（除她自己外）或愛任何人。所有的家庭都生活在一種習俗的淒涼氣氛中，大家都用隱秘的冷漠去互相親吻。她看見世界上的人躲在一種自我的甲冑中行動，陶醉在自我凝視中，渴望着恭維，對於別人

的批評甚少聆聽，對於他們親密的朋友所遭到的意外無動於衷，對那些可能會妨礙到他們自己所存願望的求助會感到害怕。從中國到秘魯，這些都是亞當的子女們。當她坐在陽臺上想到了這種情形時，她不覺因此而感羞愧，因為她知道她太不該了，雖然她對她女兒的愛廣大到足以包括愛的所有特色，但那並不是一點沒有虐待色調的愛：她愛她的女兒並不是爲了她的女兒，而是爲了她自己。她渴望擺脫這個卑鄙的桎梏；但這強烈的情感過於兇猛，使她無法抗拒。於是在那綠色的陽臺上，一種奇怪的內心交戰會震撼着這位醜惡的老婦人，一種奇異而徒勞的掙扎反抗着一種她永遠沒法制服的誘惑。她如何能支配一個相隔四千哩的女兒呢？雖然瑪利亞夫人與誘惑的魔鬼鬭爭，但每次都被擊敗。她爲了她自己而需要她的女兒，她想聽到她說：「妳是所有的母親中最好的一位」；她渴望着她會輕輕地對她說：「寬恕我吧。」

她從西班牙回來後約兩年便發生了一連串的不爲人注意的事，這些事有很多與侯爵夫人的精神生活有關。只有在信件中才模糊地提到這些事，但在第廿二封信中却包括了其他的一些跡象，我將盡力將這封信的第一部分擇出並加評註：

「難道在西班牙就沒有醫生嗎？那些從前常常從法蘭德斯來幫助你的好人在哪兒？啊，我的寶貝，我們怎麼能讓你忍受這麼多星期的傷風之苦呢？畢山塔先生，我懇求你使我的孩子痊癒。天上之神啊，我懇求你保佑我的孩子痊癒。現在你好一

點了，我求求你，當你初有感冒的徵兆時，你就要好好的洗個熱水澡，並上床休息。我在秘魯這兒毫無辦法；我無能為力。不要固執己見，我親愛的，上帝保佑你。附上一包樹膠，這是聖湯瑪斯修院的修女們挨戶叫賣的。我不知道有沒有效。但也不會有什麼壞處的。有人告訴我說，在修道院裏天真的修女們不停地吸這個東西在彌撒中連香也嗅不出來了。我不知道它能有什麼好處；但試試看吧。

「安靜地休息吧，我的愛，我現在寄給至公教會的國王陛下十全十美的金鏈。」（他的女兒先前寫信給她說：「鏈子已完好地寄到，我在公主洗禮儀式中佩戴了。王子大人非常慈祥地讚賞它，當我告訴他是你送給我的，他稱讚你鑑賞的高雅。別忘了寄給他一條畫量與那條相像的；馬上送給他，由大臣轉呈給他。」）

「他永遠也不會知道爲了要得到這條鏈子我必須走進那幅畫裏去。你記不記得在聖瑪丁的祭服間裏有一幅維拉斯凱（註二）所繪的這所修道院創立人總督與他的妻子和他那乳臭未乾的小兒的肖像？他的妻子佩戴了一條金鏈？我決定只有那條鏈子才適合。所以在一個更深半夜裏，我便溜進了那祭服間，像一個十二歲的女孩一樣爬上了那穿祭服用的桌枱並且走了進去。那畫布起初擋住了我一會兒，但那位畫家却走